1968年3月5日

天天日報

中華民國五十七年、公元一九六八年、三月五日（星期二）

傑出的女性

費明儀

她是一位中外名知的女歌唱家，家琴鋼，人劃策織組的團唱合，家唱歌女的名知外中位一是她，師教，家琴鋼，人劃策織組的團唱合。媽媽的妻子和子女的責盡賢慧

誰不曉得費明儀？就算你從未睹她的風采，從未聽過她婉轉清脆的歌聲，當你聽到「費明儀」三個字，想閣下也曾在腦海中泛起一位女歌唱家的形像吧。無可否認，費明儀是一位傑出的女性，一位音樂圈子裏活躍的人物，而且，還同時是一位可愛的妻子和母親。她今年才三十歲左右，能有如斯的成就，當然曾下苦功，當然有能爲人所不爲的精力。

從少立志

幼年時期的費明儀已經對音樂酷愛，她小時候便是留法鋼琴家丁善德先生的高足，高中畢業後，進入南京音樂學院主修鋼琴，並附修作曲，當年她年僅十四、五歲。後來，鋼老生跟她說，她的手不够大，這將大大的限制了她在鋼琴上的造詣，作爲一個優良的琴師有餘，但成爲一位演奏家便不容易。這番話給她很大的打擊。

1949年，她遷到香港。她的父親已故名導演費穆先生，給予她很大影响。他希望女兒能够完成音樂學習和研究成爲一個有修養的音樂家。更希望能送她到歐洲去。來港後第二年，父親去世。這是她早婚之原因之一。同年，她隨趙梅伯學習演唱，進步極快，已經開始參加音樂演唱表演時期，出國深造的念頭：。在這段一直在醞釀。在丈夫同意和鼓舞下，她毅然離開了剛剛成立的家到法國去，時一九五六年。

在出國前，從師的問題是最大的困難，她可以是說茫無頭緒。當時，趙梅伯曾特別提及一位女歌唱家Miss Lott Schoene 他說：「我曾聽過她演唱，她的音樂修養，音式各方面均使我念念不忘，聽完又聽。」雖然這樣，法國之大，何處找她？

費明儀眞感到無所適從。

留法四年

一九五六年，那是個初秋的季節，天已轉涼。在法國里昂音樂學院裏。下課後，學生們早已趕回宿舍或返家伴着火爐取暖去了。可是，在琴房內，有一位年輕的中國女學生還留着。她站在鋼琴前，接着鍵子放間嗓子。敢情她在試聲。突然間，琴房的門開了，走近一位學院裏的教授。她端詳了這位女學生一會兒，說：「你從香港來的嗎！」

「是的，教授」她答道。

「妳叫甚麼名字」教授問。

「巴巴拉，費明儀」，

「有甚麼困難嗎？我在巴黎有一好友，是出名的歌唱家。你喜歡認識他嗎？」

「謝謝你，教授」費明儀禮貌地答。

「妳可否唱一支歌，讓我聽聽？」

「好，教授」

稍斂心神，費明儀便展喉高歌一曲。曲畢，留神聆聽的教授驚訝地問：「你來法國前，曾學過唱歌吧。爲什麼不到巴黎呢？我那位巴黎歌唱家一定樂意見你的。」

就是這樣，費明儀便跟那位熱心的教授一起由里昂到巴黎。經介紹後，才知道那位名演唱家原來就是令趙梅伯歷歷不忘的Miss. Lotte Schoene，可謂一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功夫。」當年Schoene女士已經六十歲了。

可以說費明儀得天獨厚，也可以說Scnoene女士獨具慧眼，她們一見如故，費明儀成了Schoene的入門弟子。這是相信難得的機緣，因爲Schoene女士經已不教授的了。

初時，費明儀感到十分悶悶不樂，因爲Schoene要爲她進步的打好基礎，要她由最基本的音諧練起。這點，對一位曾經常公開演唱的歌唱家來講，的確是一件難事，同時，她還苦功法文，平時要幹家裏煩鎖事務。雖然覓得名師，費明兒有點兒想家了。

丈夫的鼓勵

心中苦悶者當然向丈夫吐露。不久信，中說：「丈夫收到丈夫從香港的來信。我們年輕，不要洩氣，親愛的。我們一定要爲前程奮鬥。努力吧，讓我們分途創天下……」

費明儀的丈夫許君是青年會幹事。她的丈夫在丈夫影响，和鼓勵下，堅强了。她亦振作了起來，很多日常的困難亦被克服。她跟老師一的關係打成一片，就像母親跟她女士女上，樣。在Schoene不但學到一流歌唱家應學的一切，還領會到很多生活，處世的道理。她隨着Schoene女士參加很多演奏會，認識了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名音樂家。她曾出席在奧國舉行的音樂節四次，而且還在各前輩前去演，以吸收，更多更廣泛的意見。1959年，Schoene女士被聘至Scholar Cantorum音樂學院任聽學教授，費明儀隨她在該學院深造。

至畢業。她牲法苦學唱歌的旅程亦告一段落。自59年返港後，費明儀專心演唱。他的名字在香港不逕而起。每年，她均在百忙中抽時間到歐洲一行，一方探望他的老師，另一方面吸收新的歌唱知識。

明儀合唱團

在香港，有許多愛好音樂的青年人，他們有一股對音樂的熱愛。在正式加入明儀合唱團前，每人均經過試音，並必須具備良好的音樂背景。他們每週聚集一次，練習各種不同的歌曲。每次練習時間約二—三小時。

「團員們在這裏學不到甚麼，」韋小姐接受訪問時謙遜地說：「不過，當大家在一起練習時，可以互相吸收，共同提高水準。」明儀合唱團雖然成立不到四年，當成熟了，至三次音生，他們舉行合唱團的表演。用歌唱的形式，「琵琶行」表演，「詩中國民歌」，「中國藝術歌劇」，「英國小調」，「古典美人」，「甚至歌劇」。

據韋小姐說：這樣不但可以提高團員們的興趣，滿足青年人知求知性，能通過不同風格的歌選中，提慾望高他們更能通過音樂更全面的認識。

快樂家庭

當你踏進費明儀家裏，你會看到她掛着和藹的笑容，親切地請你坐下，茶閒候，還有薰俗若干。

她的艷妝，沒有比擬花朵傲態，似牡丹庸俗，亦沒有秋菊朵，却似蘭花。那麼樸素，恬淡清脆，溫馨若銀鈴宛約的歌聲，使人喜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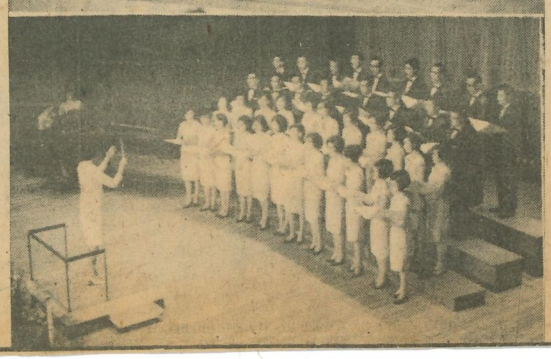
她有含英上，捂她兒子，空谷的幽七芳歲，感人果真有一抱兒翠清，都已經開學。她那位經小給的五歲，許君是扶輪社活躍份子，鼓勵的丈夫，營商。

編後小語

·編者·

本期介紹的兩位，皆是耳熟能詳的人物。賽明儀追求藝術的決心，實屬難得可貴。又一次的證明了，成功并非僥幸。當然，她的際遇有點傳奇，特別她在一偶然機會遇到Schoene女士一節，更是天緣巧合。際遇人人不同，她的確惹人羨慕，有很

貝寶小位兩她和儀明費



費明儀在大會堂普及音樂會演唱民歌，指揮張永壽。「明儀合唱團」昨年十二月公開表演時攝，費明儀小姐指揮